



取了一包好珠子，一串小珠兒，放在身邊。忙去賣衣典中，買了一件青絹衫、白絹裙、襪裏衣、包頭髻之類，走到一僻靜祠堂內，妝將起來。端端正正，出了祠門。尋一井中一照，與婦人無二。他於是大了膽，竟到張衙前來。

管門的見是賣婆，並不阻當。他一步步走到堂後，祇見張夫人在天井內看金魚戲水。香菜根見了，打著揚州話，叫聲：「奶奶萬福，男女有美珠在此，送與夫人一看，作成男女買些。」夫人道：「既有好珠，到我房中來看。」香菜根進了香房上下一看，真個是洞天福地。夫人道：「坐下，愛蓮取茶來。」菜根將那一包好珠子，先拿出來一顆顆看了，夫人揀了十餘粒道：「還有麼？」道：「有。」又在袖中取出那一串的包兒。打開了那串，頭上面有結的，下面故意不結。他將指頭捻住了下頭一半兒，送與夫人看。夫人接了在手，菜根將手一放，那些珠子骨碌碌都滾了下來。驚得夫人粉面通紅。菜根道：「夫人不須忙得，待我拾將起來便是。」說罷，倒身去尋。拾了三十餘粒在手道：「足足六十顆，今止一半。多因滾在地縫裏去了。奈天色已晚，不若明日來尋罷。」夫人道：「說那裏話，你轉了身，明日倘尋少了幾顆，祇道我家使女們取了你的。今晚寧可在此間宿了，明早再尋，尋得有無，你好放心。」香菜根聽見說在此宿了，他喜從天降，道：「怎好在此打攪夫人。」莫氏道：「祇是你丈夫等著你。」菜根道：「丈夫已沒了兩個年頭，服已除了。」夫人道：「尊姓？」菜根回說姓丘。夫人叫愛蓮打點酒餚，來請丘媽媽。

須臾，點上紅燈，擺下晚飯。夫人請他對坐了，愛蓮在傍敬酒。夫人叫愛蓮：「你這般走來走去，不要把那些珠子踏在泥裏去，明日沒處尋。可將酒壺放在此，你去喚了晚飯。臨睡時進房來。你如今把鞋底可摸一摸，不可沾了珠子出去。」愛蓮應了一聲，答道：「鞋底下沒有珠子。」竟出去了。

夫人勸著道：「丘媽媽，請一杯。」丘媽道：「夫人也請一杯。」夫人道：「你這般青春標致，何不再嫁個丈夫，以了終身？」丘媽道：「夫人說起丈夫二字，頭腦也疼，倒是沒他的快活。」夫人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有了丈夫，知疼著熱，生男育女，以接宗枝，免得被人欺侮。」丘媽道：「夫人有所不知，嫁了個丈夫，撞著個有趣的，一一受用。像我前日嫁著這村夫俗子，性氣粗豪，渾身臭味，動不動拳頭巴掌，那時真真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。天可憐見，死得還早。」夫人道：「據你之言，立志不嫁了？祇怕你聽不得兩泣寒窗，禁不得風吹冷被，那時還想丈夫哩。」丘媽道：「夫人，別人說不得硬話，若在我，極守得住。夫人著不嫌絮煩，我告稟夫人一番。」夫人道：「你說來我聽。」丘媽道：「我同居一個寡女，是朝內發出的一个宮人，他在宮時，那得個男人！因此內宮中都受用著一件東西來，名喚三十六宮都是春。比男人之物，更加十倍之趣。各宮人每每更番上下，夜夜輪流，妙不可當。他與我同居共住，到晚間夜夜同眠，各各取樂，所以要丈夫何用！我常到人家賣貨，有那青年寡婦，我常把他救急。他可不快活哩！」夫人笑道：「難道：你帶著走的？」丘媽道：「夫人，此物宮女帶得幾件出來。我因常有相厚的寡居，偶然留歇，那夜不曾拿在身邊，掃了他的興。所以日後緊緊帶了走的。」夫人道：「無人在此，你借我一看，怎生模樣一件東西，能會作怪。」丘媽道：「夫人，此物古怪。有兩不可看：白日裏，罪過不可看；燈火之前，又不可看。」夫人笑道：「如此說，終不能入人之眼了？」丘媽笑道：「慣會入人之眼。」夫人道：「我講的是眼目之眼。」丘媽道：「我也曉得，故意逗著此耍的。今晚打攪著夫人，心下實是不安，可惜在下面是個賤質，不敢與夫人並體齊軀。若得夫人不棄，各各一試，也可報答夫人這點盛情。」夫人道：「此不過取一時之興，有甚貴賤。你既有美意，便試一試果是如何。不然還道你說的是謊！」丘媽見他動心允了，忙斟酒勸他多吃了幾杯。夫人說得高興，不覺的醉了，坐立不定道：「我先睡也，你就在我被中睡著罷。」丘媽應了一聲，暗地裏喜得無窮。

他見夫人睡穩，方去解衣，脫得赤條條。潛潛悄悄扯起香被兒，將那物夾得緊緊的，朝著夫人，動也不動。那夫人被他說這一番，心下癢極的，身雖睡著，心火不安。祇見丘媽不動，夫人想道：「莫非騙我？」說：「丘媽，睡著也未？」丘媽道：「我怎敢睡。我不曾遇大夫人，不敢大膽。若還如此，要當如男人一般行事，未免預先摸摸索索，方見有興。」夫人道：「你照著常例兒做著便是，何必這般道學。」夫人將手把丘媽一摸，不見一些動靜，道：「他藏在何處？」丘媽道：「此物藏在我的裏邊，小小一物，極有人性的。若是興高，就在裏邊挺出，故與男子無二。」夫人笑道：「委實奇怪。」丘媽即把夫人之物，將中指進內，輕輕而控，撥著花心，動了幾下，淫水淋漓流出。他便上身湊著卯眼，一聳進去，著實抽將起來。那夫人那知真假，摟住著，柳腰輕擺，鳳眼乜斜道：「可惜你是婦人，若是男人，我便叫得你親熱。」丘媽道：「何妨把做男人，方有高興。」夫人道：「得你變做男人，我便留在房中，再不放你出去了。」丘媽道：「老爺回來知道性命難逃。」夫人說：「待他回，還有三載。若得二年，夜夜如此，死也甘心！」丘媽見他如此心熱，道：「夫人，你把此物摸一摸著，還像生的麼？」夫人將手去根邊一摸，並無痕跡，吃了一驚，道：「這等你果是男子了。你是何等樣人？委實怎生喬妝至此？」丘媽道：「夫人恕罪，方敢直言。」夫人道：「事已至此，有何罪汝。但實對我說，待我放心。」老丘道：「我乃廣東珠子客人，寓於華嚴寺裏。昨日殿上閑行，遇著夫人，十分思慕。欲見無由，即往伽藍殿求籤問卜，若前有宿緣，願賜一靈籤，生計相會。求得第三籤，那詩句靈應得緊，我便許下長幡祭獻，」夫人道：「籤詩你可記得？」老丘道：

前世結成緣，今朝有緣牽。

口如瓶守定，莫吐在人前。

夫人道：「應得靈籤，還教你守口如瓶，切莫在人前吐露。且住，再問你，是誰人教你如此妝束而來？」老丘道：「此事怎好與人知道自在房中思想得這個念頭。買衣於暗處妝成，故將珠子撒地，算來天色晚將下來，祇說還尋不足。珠止得三十顆耳。」夫人道：「好巧計也。倘你辭去，我不相留你，如之何？」老丘道：「也曾料定夫人，或說路不及，走不及，十分再不留我。在你房門檻上故意一絆，便假做疼痛起來，祇說閃了腳骨，困倒在地，你畢竟留於使女床中，也把我宿一宵去。留宿之時，我又見情生景，定將前話說上，必然你心高興。計在萬全。不怕你不上手。」夫人道：「千金軀一旦失守了，有心活身，如今可惜又是他鄉。」丘客道：「這是千里姻緣使線牽，靈神簽內了然明白，這個何妨！」夫人道：「不是嫌你外方，若在本土，可圖久遠。」丘客道：「若是夫人錯愛，我決不歸矣。況父母雖則年高，尚有兄嫂可仗。且自身家居異地，幸未有妻子可思。願得天長地久，吾願足矣。」夫人道：「爾果真心，明早起，妝束如初出去，以屏眾人耳目。今夜黃昏，可至花園後門進來，晝則藏於庫房，夜則同眠於我處。祇慮做官的倘日後昇了別任，要帶家小赴任，如之奈何？」丘客道：「夫人，我又有別計。那時打聽果陞外任，我便裝一抄書之人，將身投靠，相公必收錄我。那時得在衙中，自有題目好做。」夫人笑道：「丘郎真有機智，我好造化也。且住，你這些珠子，畢竟值錢幾多？你不歸家，須將本利歸去，以免父母懸念。」丘客道：「夫人說得是。明日歸寺，我將珠銀本利寄回了，央親戚帶回。我書中托故慢慢歸家，兩放心矣。祇是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倘然日後相公在家，一時撞破，夫人倒不妨。」夫人道：「為何我倒不妨？」丘客說：「他居官的人，怕的是閨門不謹。若有風聲，把個進士丟了，祇是我奸命婦，決不相饒。」夫人道：「既是這般長慮，」

也罷了。」丘客道：「夫人，雖云露水夫妻，亦是前生所種，古人有言：

有緣千里能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。」

夫人道：「數皆天定，那裏憂得許多。」祇聽愛蓮推著房門進來，尋丘媽同睡。四周不見，祇見夫人床前，一雙男鞋在地。吃了一驚，不敢做聲，暗暗一頭想，一頭困了。

且說他二人見愛蓮推門，雙雙攔定睡了。直至五更，又做巫山之夢，不覺天明。夫人催丘客早早妝束，愛蓮也走來。朝著丘客細一看知是男子，便笑一笑兒道：「你若出去，這雙鞋兒不妥，待我去尋一雙與你穿了方像。」夫人在床上聽見了，叫道：「愛蓮，事已至此，料難瞞你。切不可說與外人知道。我自另眼看你便了。」愛蓮伏在床沿上回道：「夫人不吩咐，不敢壞夫人名節，何用夫人說來。」他即忙走到別房頭，悄悄偷了一雙大大女鞋，與丘客穿了，道：「慢慢走出去。」夫人叫：「且慢著。」便一骨碌抽身起來，一面取幾樣點心與他充飢，一面取那些珠子道：「你拿去。」丘客道：「夫人要，都留在此。」夫人道：「我將昨日揀的留了，餘者都拿去，寄與家中。」又將一封銀子道：「是珠價。」丘客笑道：「恁般小心著我。」夫人道：「你此一番未得還家，多將些銀子寄回家去。安慰你父母心腸，免得疑你不在外不老成。」丘客道：「足感夫人用心。」說罷辭出。夫人說：「出門依風火牆，看了後門，黃昏好來。」應了一聲，渾是個賣婆模樣。

愛蓮送出去，大門上有幾個家人，看了道：「昨晚在那裏歇？」丘媽道：「晚了，與愛蓮姐同困。今早方稱得珠價到手裏。」說罷，一竟至後花園門首，上有牌額寫著三個字：四時春。左右一聯曰：

園日涉以成趣，門雖設而常關。

他看眼裏鑽到祠堂中，脫了女衣，一齊拿在手裏，進了華嚴寺，且喜不撞見一個熟人。將匙開了房門，歡歡喜喜重新梳洗，穿戴整齊。到伽藍神前，拜了幾拜。一面央人買辦幡布三牲酬願，一面收拾金銀珠貝，央了親戚寄回。須臾，上幡獻神已畢。將三牲酒果安排停當，請出當家師父道：「昨日遇一舍親，有事煩我，有幾時去。這一間房，鎖一日還師父一日房金。房中並無別物，祇有床帳衣服在內，乞師父早晚看取。特設薄酌，敬請老師。」那和尚感謝無窮，大家痛飲一番，丘客道：「我告別了。」眾僧送出而來。

又早已金烏西墜，玉兔東昇。約莫黃昏，踱至花園門首。推一推，那門是開的，竟進園中。祇見露臺下夫人與愛蓮迎著前來，愛蓮忙去鎖門。夫人笑道：「夜深無故入人家，登時打死勿論。」丘客道：「還有四個字，夫人忘了。」夫人道：「非奸即盜這四個字麼？你今認盜認奸？」丘客道：「認了盜罷。在此園內，也不過是個偷花賊耳。」二人就在月下坐著，愛蓮取了酒餚擺列桌上，夫人著愛蓮坐在桌橫飲酒。月下花前，十分有趣。從此朝藏夕出，祇得三個人知，餘外家人，並不知道。

捻指光陰，不覺二載。御史復命，以年例轉昇外道。一竟歸家，取家眷赴任。夫人知了這個消息，與丘客議曰：「今為官的，早晚回來取家小赴任，想前抄書之計，必然要行矣。」丘客道：「不知何日到家？」正說話之間，報到老爺已到門上，將次就到了。夫人著了忙，吩咐廚下擺飯，一面往箱中取了十餘封銀道：「丘郎，不期就到，心如失了珍寶一般，有計亦不能留你。可將此金銀，依先寓在僧房，前日之計，不可忘了。」丘客哭將起來。夫人掩淚道：「如今即出園門，料無人見，就此拜別矣，」正是：

世間好物不堅牢，彩雲易散琉璃脆。

丘客快快的出了園門，愛蓮鎖了。一時忙將起來，準備著家主回家。

不移時已到。夫人迎至堂上相見，各各歡喜，兩邊男女叩頭，進房除了冠帶。夫人整酒，與丈夫接風，酒席間問些家事。自古新婚不如遠別，夫妻二人早早的睡了。次日天未明，張英抽身起來，梳洗拜客。忙忙的一連拜得客完，未免上墳拜掃，家中又請著親戚，做了幾日戲文，擇日上任。那些奉承他的，送行的送行，送禮的送禮，一連連忙了十餘日。

張英因辛苦，睡至巳牌，方欲抽身，把眼往床頂上一看，見一塊乾唾在床頂之上，吃了一驚，道：「奇了。」夫人正梳洗方完，在床前穿衣服，聽見張英說一個奇字，問道：「有甚麼奇處？」張英道：「此床你曾與何人睡來？」夫人笑道：「此床祇你我二人，還有何人敢睡！」張英道：「既如此，那床頂上乾唾誰人吐的？」夫人道：「不是你，便是我，這般小事何必說他。」張英道：「事關非小，此唾我從來不曾吐。你婦人家，睡著吐不上去。」夫人道：「是了，我兩日前傷風咳嗽，那時坐在床內穿衣服，吐上去的。」張英想道：「坐在床內，不吐於地下，怎生反吐上去。」一發起了疑心。恰好門外有客拜訪，張英即梳洗出外迎接。夫人喚了愛蓮道：「丘郎初來時，曾求神道一簽說：『前世結成緣，今朝有線牽。口如瓶守定，莫吐在人前』。前二句不必言矣，後二句向祇恐丘郎將此事泄漏於人。誰知今日老爺見床頂上有一塊乾唾，疑心起來在此細究。怎生是好？恰應莫吐在人前之句。倘然問你，再三為我隱瞞方好。」愛蓮說：「不須夫人吩咐。祇是神靈簽已顯然道破，萬一究出，怎生是好。」正在計議，祇見張英歡歡喜喜的，一些也不在心間。因此夫人與愛蓮都放下心腸。

祇見過了幾日，張英見愛蓮在花園採花，叫了他到水閣上，悄悄問道：「你可實說夫人床上誰人來睡，若不直說，我即時把你殺死。」說罷，帷袖內取出一把尖刀來。愛蓮一見，魂飛天外，說道：「祇有一丘賣婆來賣珠子。因天晚，留宿一夜，天早便去了。」張英道：「那丘婆必是男人。」愛蓮道：「賣婆那裏是男人之理。」張英道：「他住在那裏？」愛蓮說：「在華嚴寺裏。」張英道：「那有婦人歇住僧房之理。」收了那刀道：「隨我來。」愛蓮不知情由，隨了便走。恰好走到池邊，張英用力一推。可憐一個溫柔使女，一命嗚呼。正是：

該在水中死，定不岸上亡。張英祇做不知覺，自出門往華嚴寺悄悄兒去了。

那各僧不認得他，張英走至後房，見一沙彌，叫道：「師兄，這裏有個姓丘的珠子客人麼？我要買些珠子，求指引他的寓所。」沙彌回頭，正是丘繼修恰在房門，道：「那一位便是丘客。」張英上前道：「丘兄，可有珠子要求換些。」丘客道：「通完了。」張英道：「多少可有些麼？」丘客道：「果然沒有了。若要時，舍親處還有。」張英道：「也因舍親張奶奶說，曾與足下買些珠子，故此乃特來。」那丘客回得不好，道：「那張夫人，他曉得我沒有久矣。」張英道：「張夫人為何細知足下之事？」丘客不覺面色一紅，回答不來。

張英切恨在心，竟自歸家。喚了兩個家人，是他的心腹，道：「二人聽著，華嚴寺裏後房，歇一丘姓賣珠客人。你去與他做一萍水相逢之意。與他酒食往來，拘留他在此，不可與他走了。且慢與他說是我的家人，日後事成，重重有賞。」二人不知何故，便去與他做個啞相知起來。丘客全然未曉。

且說張英回衙，祇見報說，愛蓮不知何故，投水死了。張英見夫人道：「夫人是了，愛蓮或有外情，或是與情人一時在你床上偷眠，情人吐的乾唾。見我前日問起，恐怕究出情由，懼罪尋了死，倒也乾淨。吩咐買一付棺來，與他蓋好了，抬往郭外去罷。」夫人

心下苦著，暗想道：「他恐我事露，為我死了。」心下十分苦急，張英置之不理。

又過幾日，張英與夫人睡著。到二更時分，雙雙醒來，張英故意把夫人調得情熱，雲雨起來。張英道：「我今夜酒少了些，就幹著此事，甚是沒興。若此時得些酒吃，還有興哩。」夫人道：「叫一婦人去酒坊取來便是。」張英道：「此時他們已睡，叫著他，祇說我要酒吃又不好。」道：「可惜愛蓮又死，此事必須夫人一取方可。」夫人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去取來。」把手淨了，在燈火上點一技紅蠟，取了鎖匙，竟往酒坊而去。張英悄悄其後。夫人見酒棹深大，取一條杌凳，走將上去，彎身而取。張英上前。把他兩腳拿起，往棹內一推，須臾命盡。方走歸房，依先睡了。口中叫道：「走幾個婦人來，夫人思量酒吃，自往棹中去取，許久不來，可往代取。」婦人俱應了一聲，竟至酒棹中一看，見夫人已死，慌忙報與張英。張英假意掉淚，攬衣而起道：「這也是你命該如此。」一時間未免治起喪來。下棺時滿頭珠翠，遍身羅綺，一一完備。托以上任日期緊急，將棺木出於華嚴寺裏權寄。心腹家人歸家伏侍，張英叫他至靜處吩咐著，你可如此如此，不可誤事。那人應聲去了。

祇見次早，寺僧報說夫人棺木不知何人撬開，把衣服首飾，盡情偷去矣。張英隨著人將銅首飾，粗衣服，重新殮殮，撫棺痛哭。急往各房搜看，祇見家人道：「丘客房中之物，正是夫人棺木中的。」張英大怒，吩咐即將丘客鎖了，寫詞送至洪按院處。詞中云：告為劫棺冤慘事。痛室莫氏，性淑早亡。難捨至情，厚禮殮殮。珠冠美玉，金銀鑄鈿，錦繡新服，滿棺盛貯，柩寄華嚴寺中。盜賊丘繼修，開棺劫掠，剝去一空。遭此荼毒，冤慘無伸。開棺見屍，律有明條。乞台追贓正法，上告。

洪按院道：「此一樁新事，必須親審。」隨將丘繼修用刑。繼修道：「老爺，事事皆真，不必用刑，待小人認了便是。」洪院見他說得乾淨，心下生疑，必有緣故。叫：「丘繼修你開棺劫財，想你一人，焉能開得？必有餘黨，從實招來！」丘繼修道：「開棺劫財，實實不是小人。但此事乃前生冤債，甘心一死。」洪按院道：「你細細講來。」繼修道：「爺爺實係隱情，不敢明告，願一死無疑。」隨即畫招承認。洪院想：「畢竟有何隱情，不肯明說，情願認死。」

到夜間睡至三更，夢一使女叩見洪院，口道：

夫人有染，清宵打落酒棹中。

使女無辜，白晝橫推漁沼內。

洪院曰：「你是誰家女使？」愛蓮答曰：「妾係張英使女，喚名愛蓮，祇問丘繼修，便知明白。」

洪院醒來，卻是南柯一夢。自忖曰：「此夢甚奇。使女與繼修開棺一事無干，怎教我問丘繼修？」次早，自吊丘繼修覆審曰：「我且問你，你可知張夫人家中有一使女，名喚愛蓮，可有此人麼？」繼修道：「有，此女半月前無故投水而死矣。」洪院道：「你怎知之？」道：「相公家有二家人，與小人熟識，故爾知之。」洪院又問：「既然你知，夫人怎樣死的？」繼修道：「聞得夜間在酒棹中浸死的。」洪院驚異，與夢中言語相合矣，但夫人有染之句未明。洪院省曰：「是了，我且問你，我訪得張夫人有了外情，被張英推在棹中浸死的。莫非與你有奸麼？」繼修道：「此事並無人曉得，祇使女愛蓮知之，小人聞愛蓮溺死，又聞夫人浸死，小人不說，終無人知矣，故為夫人隱諱。不知老爺因甚知之？」洪院道：「張英昨日又寫書來與我，要將你速斬，以正王法。我三更得夢，故爾知之。可將好起情由，從直寫來，或可出爾之罪，我當方便。」繼修一一寫出。

恰好吩咐家人領回書，洪院隨將夢中對聯寫與張英。張英拆開讀罷，一時失色，隨往洪院謝罪。求洪老大人周全，不忘大人恩德。洪院冷笑曰：「你閨門不謹，一當去官；無故殺婢，二當去官；開棺賴人，三當去官。」張英怨曰：「此事並無人知，望大人遮庇。」洪院曰：「你幹的事，我豈能知！但天知地知，你知鬼知，不是鬼來相告，我豈能知？夫人失節理該死；丘繼修奸命婦亦該死。愛蓮何罪，該死池中！你不淹死愛蓮，則無冤魂來告。無冤魂來告，則我不知。你祇合把夫人處死，何不將繼修尋以他故而死之！家聲不露，官亦可做，豈不全美乎？」說得張英無言，羞愧而退。洪爺提筆，判曰：

審得丘繼修販珠賈客，蕭寺寓居。見莫夫人之容，風生巧計。妝丘賣婆之假，醞釀奸情。色膽如天，敢犯王家之命婦，心狂若醉，妄希相府之好逑。惡已貫盈，誅不容逭。張英察出，因床頂之唾乾；愛蓮一言，知閨門有野合。番思滅醜，推落侍婢於池中。更欲誅奸，自送夫人於酒底。丫鬟淪沒，足為膽寒。莫婦風流，真成骨醉。故移柩而入寺，自開棺以賴人。彼已實有奸淫，自足致死，何故誣之盜賊，加以極刑？莫氏私通，不正家焉能正國；愛蓮屈死，罔恤幼安能惜老。須候憲裁，暫停赴任。

洪院將繼修奸命婦擬斬，隨即上本。首劾張英治家不正，無故殺婢，致冤魂不散之事，一一奏聞。部議張英罷職。洪院劾疏，不為少諱，真有直臣風烈，加陞三級。

此一回小說，切記不可少年犯色，無故殺人之戒。

總評：

張英三計，可謂得矣。愛蓮一死，肯甘心焉。